

重点推荐

## 踔厉奋发者的时代壮歌

### ——读刘文艳《百炼成钢——父亲刘春林的传奇人生》

□王充闾

《百炼成钢——父亲刘春林的传奇人生》书写了一位优秀企业家在踔厉奋发中淬炼钢铁人生的艰难而又辉煌的不凡历程，以及忠诚担当、坚韧不拔、敢创奇迹、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刘春林出生于旧社会，成长在红旗下，具有那个时代有志有为者坚心如磐、生命似火，全身心干事业、不知享乐为何物的典型特征。他大多数时间都在乡村企业里，经历是平凡的。可是，他所创造的业绩却是波翻浪涌，令人惊异，这都靠他身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

这种奋斗精神赋予了刘春林旺盛的生命活力、攻坚克难的动力和矢志不渝的毅力，只要是他认定要干的事，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干成。在搞人工降雨飞机时，他白天晚上连轴转，边学习、边研究、边试验，一个月时间瘦了20斤，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在农机配件厂搞铰轨板生产时，因为熔化铁水的窑出现故障，他披着一个沾了水的麻袋片，毅然钻进去处理事故，完全置之死于度外。为了按时保质生产出出口日本的煤气炉，他昼夜兼程，奋战在第一线，双眼红肿、脸色黝黑，因劳累过度而持续高烧。医生让他休息治疗，他却让人举着输液瓶，一边打着滴流一边在生产车间指挥生产，终于闯过难关，制造出合格的产品。作为优秀的企业家、创业者，刘春林既敢闯敢拼，更尊重科学、虚心向学，抓紧一切空隙读各种迫切需要的书籍，努力掌握新知识、钻研新技术；坚持向周边的内行请教，向科研单位的专家拜师，同具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交朋友。

在这种奋斗精神的支撑下，刘春林不仅在顺境中勇往直前、艰苦创业，而且在逆境中也能不屈不挠、坚守初心。当他被主管领导“鞭打快牛”压任务喘不过气时，他不气馁、不灰心，继续攻坚克难。在一段时间里，他日夜投身生产第一线，无暇旁骛，以至忽略了与相关领导、部门搞好关系，加上在企业内部严格实行目标责任制，奖勤罚懒，触犯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结果遭受一些人要挟、诬告。后来真相大白，他拒绝了提拔使用，依然回到本厂，继续走他的创业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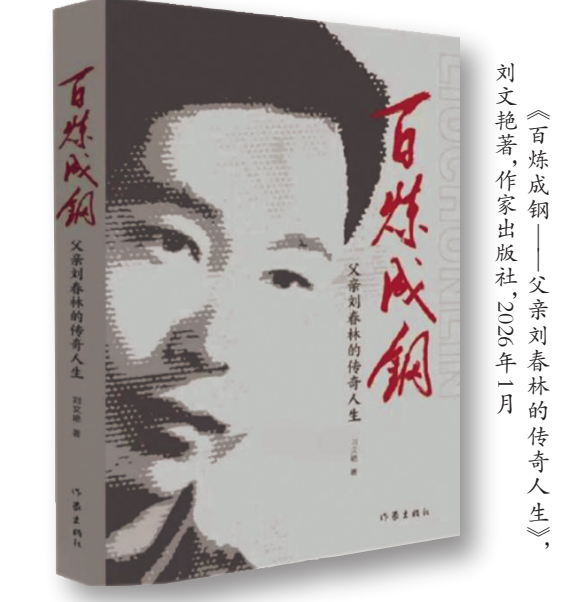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逆境，就是同疾病搏斗。刘春林几次闯过鬼门关，死里逃生。一次，在去北京争取项目的途中，他突然发病，住院检查，确定肺部占位性病变，怀疑是恶性肿瘤，急需住院治疗。一般人遇到这种重大打击，早已心灰

意冷，一蹶不振。而他却把诊断书装在兜里，没事人一样继续奔波、拼搏。最终，他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被急送医院住院治疗。医院确诊其为肺癌晚期，劝其赶紧回家料理后事。他却坚强地表示，可以接受各种探索性治疗。最后医院开胸探查，确认其为畸胎瘤，而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刘春林无愧于在踔厉奋发中淬炼钢铁意志的劳动模范。这种奋斗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打个比方：事功有如光华夺目的鲜花，拼搏精神便是生机延展的枝干，而生命的根则是理想追求、人格品质，最终起保证作用。刘春林正是这样。他从少年时代就接受新社会、新思想的教育，立志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这就是那一代革命青年的信仰追求。有了这种信仰追求，刘春林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当信用社主任、做农中教师也好，做建筑设计、从事农业机械制造、钻研铸钢技术也好，都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并能出奇制胜，成为本行的佼佼者。在他看来，做好本职工作，交出完美答卷，这就是奉献，这就是高尚。

该书作者是刘春林的女儿，香港《大公报》记者出身，又是一位散文作家，既熟悉情况，又长于撰述，应该是很理想、很从容的讲述者。可是，从作者角度讲，为父亲写传，尽管是自己的夙愿，但动笔过程中，也无心理压力，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真实性，确保足够的可信度。为此，首要的、决定性的工作是深入采访，全面、准确地收集素材。好在刘春林记忆力很强、思维清晰。作者多次对父亲本人进行系统、全面、细致的采访，分阶段、分层次地听他详细地回忆往事，注重心理动向、行迹细节；同时请他提供采访线索，包括人员、单位、时间、地点；再就是联系自身几十年直接获得的印象，有的作了深化，有的进行核实。再就是陆续前往各处采访，作者还找遍不同时期报纸杂志上所有对刘春林事迹的介绍，包括通讯、报道、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等；弥足珍贵的还有当年《朝阳日报》驻北票记者站记者胡希久20年间几十次的采访记录，近十万字。

文学乃人学，文学传记是人学中的人学，时时刻刻都在和人物形象打交道，所谓“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写传记，无疑要熟悉，需要通心，要有充沛的情感，首先作者自己要感动。但如果过分熟悉，感情过分投入，又会拉不开一定的距离，从而失去客观性。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对此作者处理得很好，始终坚持客观地记述事实，靠事实说



话，没有放纵激情，开展评议。

这部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与多维视角相结合的方法。第一人称叙述的特点是，叙述者以“我”的身份讲述传主的故事，许多情况下，叙述者本人也参与其中。这样显得亲切自然，读者也仿佛身历其境；缺陷是不如第三人称那样可以采取全知视角，亦即被自己有限的认识范围和视野所局限。好在作者进行了有效的补救措施：充分利用采访大量知情者的成果，叙述中随时变换角度，嵌入大量他人话语。这既有力地提高了真实可信度，又扩展了视角范围，“一举而两得焉”，堪称巧妙。

作者说：“爸爸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我这本书写了四稿，给爸爸看的时候，他说：‘第一位的就是必须真实，我要严格把关。’哪一个人、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哪种情况，如果不合实际，他都会提出来。所以，整个书写过程中，我反复地访谈，认真地查对，整整用了五年时间。”正是这种对真实和细节的执着追求，记录了一位基层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奋进史、创业史，展现了刘春林作为劳动模范的光荣形象。

（作者系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

百家品书

兵团，无论我们怎样认知或理解它，它都在新疆的独特地域和漫长时间里，展示着丰富和独特的区域构成。也就是说，兵团从建制到人群分布，都与我们常见或熟悉的体制迥然不同。兵团人由于其独特的生存和命运处境，使得他们的存在状态和精神层面既富有鲜明的新疆特色，又凸显出强烈的个性气质。我们很难对兵团人和兵团生活进行归类，而且由于他们的来历、故乡、身份的多重性，每个人都是极为独特的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时代烙印，以及在此烙印下蓬勃生长的生命，一直都值得大书特书。

熊红久的散文集《兵团的阳光》，从内容和思想而言，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兵团题材作品，亦是典型的兵团生活呈现。创作兵团题材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把人物写成人人都熟悉的兵团人，而不能写成其他模式的人。因此，兵团题材的文学作品，常常会吸引我们去自觉探寻，从中认知和感受兵团人非同一般的生命经历和命运变化，从中看到他们的沉重或轻盈、刚烈或隐忍、执着或承受、遥远或亲近……

曾经多次聆听过熊红久讲述自己在兵团成长的经历，无论是童年还是少年，总能让人感觉到发生的那些事与当时所处的时代、与人的命运紧紧相连，甚至像石头一样压在人身上，让兵团少年承受了过多的生命沉重。《兵团的阳光》从大范围而言，讲述熊红久在兵团的成长过程，让读者看到一个兵团少年生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当然，他的成长蕴含着必不可少的疼痛感，譬如《血亲》就是他对对自己家族和血脉的自证。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每个人都有密不可分的血缘沿袭，但当熊红久在遥远的新疆怀念和回望故乡湖南，一切都变得模糊又难以企及，这种“割裂”的现实处境显示出他们这一代兵团人（习惯性称为“兵二代”）立足之地的弥足珍贵。每个人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注定要远行或漂泊，所以熊红久在《血亲》中触摸和展示的是兵团人普遍存在的命运境遇，也是他们内心承受的极富时代特色的使命。

书中，熊红久传达了兵团人的快乐、自足、梦想、苦难、忧思，甚至呈现了非常复杂的情感世界。同时，人的命运也复杂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书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似乎像扁担一样，一头挑着命运，另一头挑着生活，挑担子的人每向前走一步，都左右摇晃和飘摇不定。在《时间的细节》中，父亲和母亲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兵团时代的具体呈现——母亲身上的韧性和坚毅把那个时代的心灵反应体现得淋漓尽致；父亲在打制家具时的沉迷冷静，其实是一个家庭在生活中的从容突围。很多年后，熊红久回想往事，发出“或许，她需要留下一些东西，帮她记住时间，记住把她一步步逼到老年的事情。毕竟，它们都曾那么地光鲜”的感叹。这是熊红久散文通过“回头看、打捞记忆、在内心掏出往事”之后，形成的独特文本结构和艺术表达特点。

散文集三分之二的内容是熊红久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但我们读完后会发现，熊红久早早地与所处世界形成非常密切的关系，与身边的亲人、伙伴或团场农工构成心灵或精神共鸣，让我们看到兵团质地坚硬的生活对兵团人灵魂的塑造作用。譬如《连队的家乡》中，烧饼、燕子、邻居、连环画、清泉、暖冬、年味、录音机、乒乓球等，不仅生动呈现了人们的生活境遇，而且准确表达出家庭、人群或个人的内心起伏，让我们看到那一代人的热望、期待、苦闷和隐痛。这一组散文体现出一定的规模特点，因为内容非常吸引人，看完上一篇，便迫切希望赶快进入下一篇。虽然是散文，但是熊红久把一些吸引人的细节或故事娓娓道来，很能吸引我们。这样的散文具有非常强烈的故事张力，亦让语言具备超乎寻常的抒情意味。

这部散文集体现出的题材优势，与熊红久从兵团展望外面的世界，为自己的生命搭建理想舞台密不可分。这种既浪漫又极具现实意义的认知，让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抓住写作题材，颇为从容地写下一系列散文。譬如在《阳光下成长》《命运的背面》《遥远的山巅》中，我们看到他走出兵团、步入社会的激动和兴奋，以及因为一篇处女作或者一本书留下的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这时候，身后的兵团并没有变得模糊，反而更加清晰。尤为可贵并且很有可读性的《文学的命义》《我的处女作》，能够让曾经狂热追求文学又一度陷入苦闷的青年，为当时苦思冥想、夜不成寐的经历而感慨万千。这些在更宽层面完成的散文，让该书具备了一定的可读性，同时拓宽了思想内涵。

一个人在生活中储备的精神财富，迟早会变成珍贵的文学反馈。虽然其过程夹杂一些苦难和沉重，但在多年之后，当他回望自己的生命经历，会发现自己在无形中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写作财富。当然，这种“财富”通过散文写作，转换成了体现兵团的远与近、亲历与怀念的《兵团的阳光》。这是一个人在很多年前因为身份原因，命中注定会有过的经历，在很多年后注定得到的文学馈赠。

（作者系新疆作协秘书长）

## 兵团的远与近

### ——评散文集《兵团的阳光》

□王 族



《兵团的阳光》，熊红久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25年1月

## “一日为兵，一生为国”

### ——周大新《壮士梦》读后

□柴 鲜

周大新是当代军旅文学谱系中的重要作家，从塑造绿色军营的现役军人到书写退役不褪色的复转军人，他的创作视角一直紧跟时代发展，不断超越传统军旅题材的叙事框架，用简洁明快的笔调正面塑造新时代军旅文学的“新人”形象。他在长篇电视连续剧本《壮士梦》中，讲述退役军官钟轅抓住时代发展机遇，把“商场”化为新的人生“战场”而勇创辉煌的奋斗历程，展现了当代退役军人社会身份转变过程中的现实境遇和精神世界，表达出退役军人群体体上“一日为兵，一生为国”的质朴情感。

剧本采用疏密交织的双线叙事，以主人公钟轅（退役排长）10年的创业历程为主线，他与战友梁志远（退役连长）之间的情感关系变化为副线，通过主人公不断克服个体与家庭、社区、行业、社会等的冲突，描绘出一群退役军人新的时代背景下相互扶助、团结奋进的时代画卷。故事开头，钟轅奔丧回家，得知父亲未及时收到自己从北京邮寄的急救药品而不幸病亡，为他后来选择快递业进而创业埋下伏笔。作者设置农民出身的钟轅和干部家庭长大的梁志远一同离开军营，但两人的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迥然不同，现实关系也从朋友变为情敌。竞争对手，由此构成故事情节发展的冲突。两人在军旅生活中积淀的战友情谊则成为化解冲突、推动和解的情感内驱力。

剧本能否讲好故事，取决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人物是剧本的核心和情节发展的基础。钟轅是作者笔下着力塑造的理想男性形象，他的创业过程和情感经历都被赋予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创业，为快运公司取名“楚汉”，寓意要打破物流市场的落后现状，借出中国经济的起步浪潮开创物流行业的新局面。作者真实地再现了部分民营企业在创业起步阶段面临的艰难状况，展现了民营企业家族

或亲友创业模式的时代印记。钟轅依靠在国外工作的大哥钟成提供资金，拉来同乡和战友作为员工，梁志远提供自家地下室为经营场地，借“驾驶证”和租借人力三轮车为运营工具，从而获得“楚汉快运公司”的合法经营执照。其实，公司最初经营的业务内容就是送货上楼或陪送老人、搬家等最简单的苦力活，但钟轅凭着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使公司从依靠人力三轮车的送货服务，发展到遍布全国90家分公司的大型物流快运公司。在10多年的创业过程中，钟轅的公司多次战胜困境，展示了这一理想人物身上的三重维度：忠诚的军人、睿智的民营企业企业家、仁义的当代青年。

首先，钟轅是一名军事素质过硬、有血性、敢于吃苦、刚毅忠诚的优秀军官。故事中，他带领侦察兵训练时，不怕流血流汗，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紧张命令时积极乐观，遇见邪恶势力时临危不惧。他的快运公司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复转军人，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模式，营造忠诚、吃苦的企业精神，展现出他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与深情。其次，钟轅是一名重诚信、有担当、有魄力、睿智认真、格局开阔、有远大理想的民营企业企业家。钟轅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展现出严于律己、攻坚克难、理性务实的性格特点，这正是部队多年锻炼形成的军人底色。最后，钟轅身上融合了传统文化精神和民间侠义风骨。面对同行竞争，他主动割舍利润向同行公司开放物流信息平台，引导行业良性竞争，用博大的家国情怀践行“为民族快运的发展”迎接外企挑战而努力建设国内“统一运力网络”。

钟轅是作者用心浇灌的理想人物，并在一系列鲜活的群众人物的烘托下展现出其形象价值的多面性。他的对手梁志远的人生由富贵转向衰败，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在人生逆转中不断向上向善；反面角色兰旦雄带有类型化特

点，却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恶势力代表。可以说，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自然流畅的情节冲突、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叙事节奏简洁明快、人物语言真实生动，整个剧本的叙事如海浪一样自然起伏，场景之间错落有致，人物身上充盈着积极进取、求真向善的阳刚之美，使整个剧本都洋溢着明亮恢宏的壮美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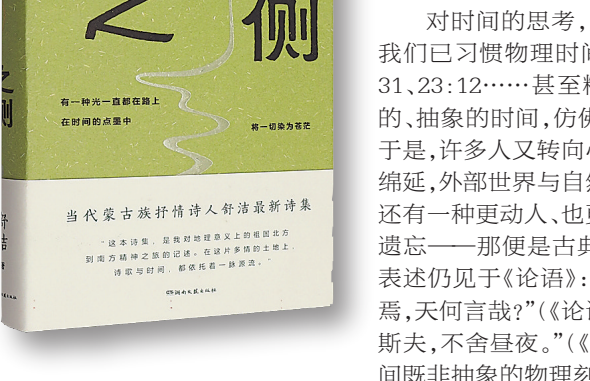
思想主题是剧本的灵魂。或者说，周大新借人物形象的多层内涵来寄寓主次分明的故事主题。在故事形式上，周大新把钟轅塑造为“平民英雄”，他在钟轅身上寄寓着冷静犀利的现实思考：怀抱“一日为兵，一生为国”精神信念的退役军人群体如何自我定位、民营企业如何摆脱发展瓶颈而融入快速发展的国际化市场经济竞争体系。从思想深度上，钟轅身上的军人底色之下，浸透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文化精神。临近剧本结束时，钟轅说“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的人是英雄。这里的“剑”是有着丰富文化蕴意的文化符号。在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执剑，背负着正义的使命，包含儒家对现实人生的关怀；无剑，则是道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无为”观的体现。可见，剧本故事的背后，饱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对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追求具有积极引导作用。

人们评价周大新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善意和温情的作家”，实际上，钟轅身上“剑胆琴心”的理想人格，如实地传达了作者精神世界中“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的家国情怀。故事中，钟轅想要“给所有的有志之士一个好的生存位置”的创业理想，与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声遥遥呼应，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听见作者发自肺腑的时声呼声——唯有自立自强、团结一致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时间之侧》聆听“牧歌”

□黄家光



《时间之侧》，舒洁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对时间的思考，是诗与哲学的重要话题。如今我们已习惯物理时间、钟表时间，将时间表述为7:31、23:12……甚至精确到秒与毫秒。这种可剥离的、抽象的时间，仿佛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本框架。于是，许多人又转向心理时间，那里只有个人感知的绵延，外部世界与自然仿佛只是心象的外化。然而，还有一种更动人、也更震撼的时间，常被“现代人”所遗忘——那便是古典时间。在我看来，它最经典的表述仍见于《论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在古典时间里，时间既非抽象的物理刻度，也非仅属个体的心理体验，而是显现于万物生长、天人感通的宇宙节律。古典时间虽从天地之大观照人事之微，却并未走向反人道主义，反而孕育出更为深广的悲悯与慈悲。这也是我在阅读舒洁《时间之侧》时最深的感受。

舒洁在古典时间之思中，融入了牧歌的基调。这不仅体现于诗中出现的牛羊马群、草原、鹰隼以及北地的山川河岳之名，更意味着一整套生活方式的诗性进入。不同于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生活样貌的细致描摹，舒洁的诗更多是对生活方式本身的感怀与沉思。苍茫辽阔的自然与不可抗拒的命运，共同谱写出这些牧歌的旋律。“年轻和美丽是一团火/跑到河那边就变成了牧歌”。（《祖母的银饰》）我们可将这种既置身时间之中、又仿佛居于其外的体验，称为“在时间之侧”。这个词不仅是诗集的名称、其中一首诗的标题，也作为诗句散见于其他诗作，足见作者对它的钟情。而这般体验的诗歌呈现，正是那至深之情却似无情的牧歌。

虽然自然有其运行规律，生死无常本是常态，但人立于天地之间，有感于生死，并不意味着违背自

然。因生死而触动种种情感，本身亦是“自然”的一部分。“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欧阳修《秋声赋》）这正揭示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天则。舒洁的诗中，既见自然，亦见人：“一条溪流发出响声/告诉时间的灰烬/下游有人。”（《一闪而过》）唯有投身于时间之流却不沉溺其中，才是真正的顺其自然。在四时的流转中，书写这样的“人间至情”，成为这部诗集最为倾心的主题。其中，尤以书写母亲与孙女的诗篇最多，亦包含对少年往昔的追忆。

“我曾去北方的雪地里找你/如今我如风琴/线断了，我多么怀念你的手……母亲/我再也回不去了/你带走了我北方的家门/我与那里，从此相安无事/却永世隔离。”（《感恩词》）《感恩词》中对母亲的思念，满怀忧伤，亦深具慈悲。而在《家书》中，生于南方湘水之畔的孙女，却成了“我”的“小小故乡”，慈

悲中亦萦绕着忧伤。诗中反复出现的“梦”里的少年之“我”，则是牧歌般的往昔追忆与时间不可逆之间的矛盾交汇点——那个少年清瘦、通透，而又忧伤。他是北方雪山草原上阳光透明的少年，也是 come 忧伤的回望者。

后来因种种机缘，诗人由北向南，游历四方。这游历既是地理上的漫游，也伴随着血脉的南迁。由此，诗人得以从北方草原的视角，观察中原文明在时间中的变迁，并创作出一系列独具韵味的诗篇。诗集中第二辑名为“南北分界线”，正透露出诗人的这种思考。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与传统边塞诗完全不同的视角：细沙、白云、垂柳……皆化作山河意象，南北风物获得了奇妙的交融。这是一种更为细腻的家国想象，常被汉族诗人无意间忽略，而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舒洁，却自觉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生活史：“有一册山河就够了/我阅读你，无比熟悉你的路径……即使你没有铺展在月下/我也会嗅到你的气息。”（《祖国》）

舒洁以抒情的笔触，展开对更高远的自然、时间与历史的追思，提醒我们：诗歌对“大”的追寻确有必要。因小而易见，亦因大而易小。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